

◆精神家园

我的车马灯记忆

曾良平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声要么从后山缓缓传来，要么从塍中大丘迤迤而来。当后山的锣鼓声到了屋后的渠道边，塍中的锣鼓声到了坵子山时，父亲一定会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点好煤油灯，打开堂屋门，摆好酒席，等待耍狮子的、耍龙的，或者是要车马灯的进门。他们来的时候一般到了深夜十一二点，我虽然很想早起来一睹为快，但想着他们还有一段距离，如果起床等他们，时间会特别难熬。所以我每次非得等他们到了屋外的井边时，才翻身起床。

他们很快就到了堂屋门口，父亲手里的鞭炮霎时炸响。鼓乐齐鸣，众声喧哗，宁静的乡村夜晚，一派热闹、欢快景象。他们一般先在堂屋门边耍一阵，然后鱼贯而入，进入堂屋，开始上演“视听盛宴”。

20世纪八十年代初，春节前后，乡人一般是要狮子，接着是舞龙。小孩子最感兴趣的是车马灯表演，因为里面有可爱的“蚌壳精”“乌龟精”“鲤

鱼精”，还有令人好笑的“罗瞎子”“三花子”。我看了几次车马灯表演以后，觉得自己也可以组织一支车马灯队伍来玩玩。随处可见的蚌壳既可以做“蚌壳精”，又可做乐器；烂筛面盆做“乌龟精”，兼做锣鼓；至于“罗瞎子”么，找副没有镜片的眼镜戴上，正合适……经过几天草草训练后，到过年的时候，我们的队伍就隆重上演了。我们从堂屋门出发，一路“鼓乐”声不断，浩浩荡荡开向晒谷坪。到了坪里，一番群魔乱舞，人欢马叫，直折腾到精疲力尽、人仰马翻，才兴尽而返。

时光荏苒，一转眼，过去了三十多年。居住的城市这几年突然兴起了一支车马灯队伍，领头的是邵东作协主席唐志平。闲时与身边人聊起小时候畅演车马灯的光荣事迹，她马上反唇相讥：你那也算耍车马灯，太小儿科了。她才是真真正正的车马灯演员，专门在车马灯队担纲“蚌壳精”这一重要角色。问她怎么演，她说倒也很简单，到了一个地方，随着锣鼓声，边跳

边舞，就算完事。最让她开心的是，耍一个正月，能挣到三元钱。把钱交给母亲后，母亲破天荒给她扯了一身尼龙布，做了一条花裙子，让她显摆了一个夏天。

一些“60后”“70后”一边追看车马灯表演，一边回忆小时候的故事……忆着忆着，就忍不住老泪纵横，真是青春易老韶光贱。亦或许，当物质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们吃穿不愁，就会去追求更加纯粹、自然的精神娱乐。于是曾经消失的车马灯再次复活，这也应了那句话，越是传统的，越具有民族性。

行文至此，耳边突然传来：“打开东门进财宝，金银财宝滚进来。滚进莫滚出啰，滚一个满堂红。左手开门郎是金鸡叫，右手开门妹是凤凰啼。郎是金鸡叫，妹是凤凰啼……”哦，原来是我住宅隔壁的昭阳公园又要起车马灯来了。

（曾良平，邵东市作家协会会员）



梳妆

刘玉松 摄

◆古韵轩

临津门有怀(外二首)

简方杰

资水潇潇逐逝波，高楼远岭竞嵯峨。
临津古渡无舟楫，两岸通衢有锦轲。
落日沉沉藏旧迹，霓虹闪闪赋新河。
老城应觉春情美，杨柳清风喜自歌。

北塔生态园

最美人间四月天，芳枝烂漫柳如烟。
子规但恋深林秀，蝶鸟更催玉蕾妍。
览物还须凌古塔，踏青何必上峰巅。
一江春水新园绕，无限风光在眼前。

紫薇公园

绿径长廊映翠微，人间四月竞芳菲。
双龙负势争山艳，落瓣乘风比蝶飞。
槛外通衢连闹市，园中百卉续春晖。
炎炎夏日知何往，盛世繁华说紫薇。
(简方杰，退休教师，湖南省诗词协会会员)

◆乡土视野

野果杂忆

曾彩霞

空闲时候，我喜欢与朋友们去郊外游玩，不仅流连乡间的青山秀水，也钟情那些来自大自然恩赐的山珍野果。每次当我在山路边、涧水旁，邂逅一树或一丛山月泡、羊奶果或其他野果的时候，总是忍不住摘些放进嘴里，仔细品尝它们的味道。尽管那滋味，远不如市面上那些五颜六色的水果那么香甜，有的甚至还有些苦涩，但我依旧对它们爱不释手。正是这样的味道，曾经慰藉了我贫乏的童年，陪我度过那些饥荒岁月。

早春时节，春寒料峭，后山上山茶树新长的嫩叶，有的就被寒风冻成叶片肥厚、质地细腻、呈白色或微红的茶耳，这可是我们的最爱。约上同伴，寻找那些色泽光亮、雪白如玉的茶耳，用不着清洗就直接塞进嘴里。茶耳清香微甜，酥松可口，浸润心肺，那滋味不亚于现在吃上一个香甜的雪梨。

在山茶树开花的季节，一朵朵洁白的山茶花怒放枝头，引来无数蜂蜜的青睐。这些被蜜蜂亲吻过的花朵，犹如一只天然的蜜罐，有蜂蜜为我们无偿留下的蜂糖。随手从身边扯上一根蕨科棘，去掉其中的芯条，做成一根空心管。将空心管一头含在嘴里，一头对准山茶花花蕊，用力吸取蜂蜜。越吸越来劲，有时吸得嘴巴酸胀，仍乐

此不疲。要知道，那是我们儿时所能得到的上等的蜂糖浆啊。

春末夏初，是一年中野果最多的季节，三月泡、羊奶果都在这个时候成熟。只是我们那里的山小得不成样，树木也不多。山上能长三月泡、羊奶果的地方，早就被我们这些小伙伴们熟记于心。每年还不到果实成熟，我们就在其周围转悠了。只要一发现果实由青变黄，它们就会被我们塞进嘴里，吞入肚中。尽管它们的果粒鼓胀得还不饱满，味道青涩得让我们张不开口来，我们还是吃得津津有味。

就在我们眼巴巴地守着三月泡、羊奶果成熟的时候，此时山里另一种野果正在开花，它就是“地葡萄”。地葡萄不同于葡萄，它的茎匍匐在地面，叶子椭圆形，小而厚实，叶片的经脉刀刻似地明显。花五瓣，呈淡红色或淡紫色，形状像单瓣牡丹，黄色花蕊，生长于山间阴凉潮湿处。花开季节，山中的地葡萄用各种不同的几何图，绣着花朵随意地铺在地面，点缀着山色，也装点了我们单调的童年。它的果实圆圆的，两端扁平，像一只小鼓。成熟后颜色呈紫红或紫黑色，表面有许多肉刺，却不扎手。汁多肉厚味甜，是一种很好吃的野果。说也奇怪，这么好吃的野果，我们对它的美味却没有表

现出太多的热情，只有实在口馋又忍不住它色与味的诱惑，才摘食它们。吃完后满嘴乌紫，很容易被大人知道，还会引来一番数落。大人们告诫我们，地葡萄生长于地面，它的果实容易被毒物感染，为防万一而不允许小孩们自行采食。这种说法我倒也信，有好几次我就看见过在它的茎叶上，挂有不明动物的唾沫。

到了秋天，山上的“糖葫芦”就是我们的进食对象。成熟后的“糖葫芦”黄中泛红，满身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扎伤手指，全没有地葡萄那样良善。但它甘甜的滋味，还是让我们欲罢不能，铤而走险。我们极其小心地将它们摘下来，丢在地上用鞋底磨蹭几下，将上面的硬刺磨平。砸开果实，挖掉果核及里面的绒毛层，即可食用。由于这种果实吃得有点冒险又过于繁琐，我们一般吃得不多，只专挑那些个儿大、品相好的解解馋。

初冬，我们就在山中寻找一种叫“鸡拔腿”的植物，缘于它的根长得像弯弯扭扭的鸡腿而得名。它的叶子的正面是青绿色，背面却是灰白，有毛茸茸的感觉，叶边锯齿状。它的根生长在土里，粗细不一，粗的有手指般大，里面淀粉居多，粉中带甜，鲜嫩可口，有吃莲藕的感觉，里面竟还有一点鸡肉的味道。那个时候我们只要空闲，就会扛着锄头，满山去刨食这种免费的零食。

现在每每回想起这些过往，总会使我生出无限的感慨来。虽然那时我们清贫，但依旧与快乐并行。

（曾彩霞，武冈市作协会员）

◆湘西南诗会

油豆腐(外一首)

宁社华

一枚能缝合天地的大铁针
鼻孔里插一根稻草
如泥鳅穿越泥巴
在油豆腐的腹中兴风作浪
写下到此一游

一串很油香的“项链”
挂在扁担的脖子上
晃荡着走出市场
一路的风
都在咽着江河般的口水

未到家门
一大群孩子喊叫起来
鼻子底下的馋虫
起劲地爬动

油豆腐，“70年代”的红烧肉

油炒饭

吃剩的冷饭
是一个天大的宝贝
加点盐加点油加点点水
做一回热锅上的蚂蚁
就成了众星捧月的公主

炊烟还只走到半路
那些小木格窗户里
就挤出不少脑袋
不断地推测着
谁家又出了个大大的地主
(宁社华，邵东市作协会员)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范容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等你牵着我的手沐浴在春色里，看
阳光一丛丛，风儿一缕缕
桃花儿红，柳条儿绿
放风筝的人儿一对对

等你牵着我的手明媚在春光里，听
布谷鸟咕咕，燕子鸣啾啾
溪流活泼，草长莺飞
流浪的琴音，轻轻
(范容，任职于邵阳市中医医院)

我坐在春天的台阶上等你

回乡记

唐吉民

回到老家
仿佛重归母体
村庄是温暖的子宫
草木是血脉相连的亲人
在湘中文江村
我只想做一回胎儿
泉水叮咚，溪流潺潺
是我发出来的纯净胎心音

田埂上光脚的童年
还在疾跑如飞
林道中牛羊的蹄印
依然清晰可见

换上解放鞋
肩扛锄头，到屋后菜园
侍弄一地鲜嫩的乡村生活
手握柴刀，去对门山坡
砍下遗落多年的烟火气息
(唐吉民，新邵人，湖南省诗歌协会会员)

◆旅人手记

“不到长城非好汉”

伍想德

我到过长城两次，都是八达岭。第一次去八达岭长城是1973年11月下旬，那时我正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读书。我班12名学员都是福州军区各部队的，在班长、时任92师副政委陈全的带领下，我们爬上了八达岭长城。它位于北京延庆区军都山关沟古道北口，是明长城的一个隘口，为居庸关的前哨，被称作“玉关天堑”。《长安客话》称：“路从此分，四通八达，故名八达岭，是关山最高者。”这里山峦重叠，地势险要。磅礴的城墙南北盘旋，延伸于群峦峻岭之中，视野所及，不见尽头。

我们登上长城的第一个墙台，平台道宽可五马并骑、十人并行。内侧有矮墙，外侧有垛口，垛口上有瞭望孔，下有射击孔。顺着墙顶望去，远处是一座敌楼，高高耸立。我们选择那最高峰的墙台，呈一路纵队攀登，陡峭处七十度以上，后面战友的毡绒帽几乎贴在前面战友的毛皮鞋跟。班长在前面猛喊“跟我上”，我是副班长，在后面用劲叫“跟上去”。我们终于登上了敌楼。敌楼分上下两层，上层周围设垛口和射击洞，下层为士兵住宿和存放物资的房舍。那时，八达岭长城这样

的敌楼有43座，已修复了十多座。这一座海拔888米，为最高的敌楼，是俯瞰长城的最佳处，又名观日台。我们站在观日台，俯瞰长城内外。北风呼啸，掀起了我们的军大衣。远近雪花飘飘，群山白雪皑皑，我们背诵起伟人的《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第二次去八达岭长城是2004年6月。我和老伴爬起长城来不禁两腿颤颤，气喘吁吁。我们一步一步地登上了敌楼，站在那城台上极目远眺，长城像一条巨龙，游弋在绿色的海洋之中，望不到头，看不见尾。正如歌曲《长城长》所唱的：“都说长城两边是故乡，你知道长城有多长？它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它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都说长城内外百花香，你知道几经风雪霜？凝聚了千万英雄志士的血肉，托出万里山河一轮红太阳……”我和老伴还在刻着“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竖碑处拍了合影。

（伍想德，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